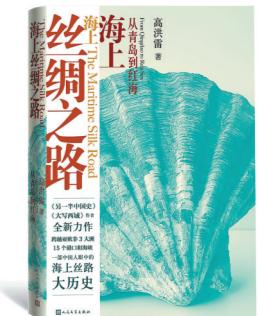


《海上丝绸之路：从青岛到红海》

高洪雷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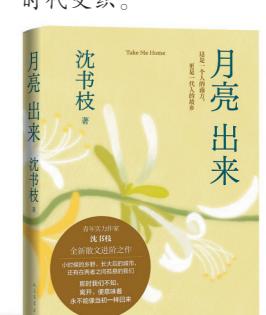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选取欧亚非3大洲15个重要地标，书写季风潮流中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，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打量海上丝路的形成过程和辐射形态，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供扎实的历史书写和多彩的文明图景。



《月亮出来》

沈书枝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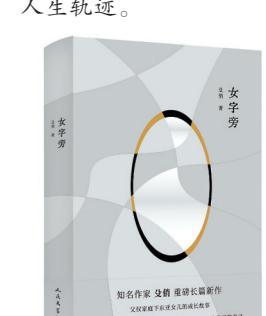
儿时山中的野果、父母饭菜的味道、逢年过节的风俗与故事、季节变换时的温情细节……这些看似平淡的个人记忆，也与时代交织。



《女字旁》

殳俏 著

1992年，李家来到了改革开放中的深圳。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中，李媛姐妹相继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。



《地心之旅：探索山洞、岩穴与地下世界》

弗朗切斯科·绍罗[意大利]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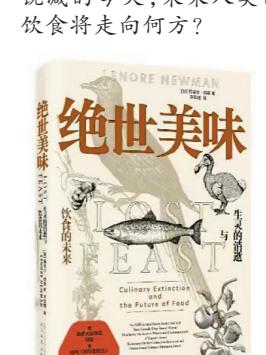
《时代》周刊下一代领导者、世界知名洞穴探险家的重磅力作，英勇冒险与科学新知完美融合。



《绝世美味：生灵的消逝与饮食的未来》

丽诺尔·纽曼[加拿大] 著

这是一次饮食与自然的漫游，一份灭绝与濒危物种的调研手记，也是未来环境的启示录——除了那些消失的“绝世美味”，人类还将失去什么？在物种多样性锐减的今天，未来人类的饮食将走向何方？



9月2日至3日，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十场平行论坛就青年写作热点话题展开探讨——

为写作续航，要年轻更要出新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/省作协提供

D 莫言寄语：用新的手法写出新的作品

在本次青创会上，作家莫言寄语青年，“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充满了新质，我们要投入这种新质生活，拥抱这种新质生活，发现这种新质生活对人的情感与行为的影响，并用具有新质的艺术手段与审美观念创造新的文艺作品与艺术形象。”莫言的寄语道出了他对青年写作的期待：用新的手法写出新的作品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青年写出的作品往往蕴藏新意。然而，在《作品》杂志社社长、总编辑王十月看来，“青年不是关键，新才是重点”。“新”和“青年”之间，并没有必然的关系。求新的不一定是青年，青年也不一定就代表了新。青年和新，也并不是画等号的，青年中有新的青年，也有旧的青年，青年人有新思想，也可能早早染上了旧习气。陈独秀提出“新青年”的标准是“内图个性之发展，外图贡献于其群”，这个标准，在今天依然有其适用性。

对此，参加此次青创会的陈崇正亦深有感触。他表示，青年不是年龄，而是一种保持长久续航的状态，意味着童心、激情和更为通透的写作。其次青年文学创作应该斑斓多元，在独特的文化根脉中寻找公约数。“在创作长篇小说《归潮》的过程中，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，必须鞭策自己不断寻找新的辨析度。特别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，青年作家更应该求新求变，更应该与时代同频共振。”

索耳也非常警惕青年固守观念、止步舒适圈的创作。“青年不一定‘新’，青年只是年龄、时间尺度的新，而思想观念表达以及最终形成的文本不一定新。当代艺术的表达是非常当下的，而文字作为媒介和载体，在这方面要弱很多。我们应当思考文学表达如何能对接上前沿的观念和经验，并有效产出。”

何谓“新”？在王十月看来，一是所表现的生活之新，这是最浅层次的，却也是最根本的，比如写到当下出现的一些新的职业，新的社会群体；其次是观念之新，对旧有的生活，有新的发现、新的角度和新的理解；第三，是表现手法之新，这一点特别难。要有对文本求新的意识，有了这个意识和没有这个意识，在具体的创作上，是完全不同的表现。

在王十月的观察中，广东青年作家中，林棹的小说是文本之新；黄灯关注的二本学生，周齐林关注的老漂一族，邢子关注的建筑女工，胡安焉的诗，都是生活之新；王威廉、王哲珠等人在科幻小说上的探索，也呈现出新的特质。“在认识生活的求新上是最难的，对时代，对人心，提出新的观点、看法、发现，这是我们每个写作者都在努力的事。但是当代生活的复杂性，对我们认识生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，需要我们作家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、社会阅历、知识结构，更理性地分析问题的能力。”王十月说。

C 多方平台合作系列推介举措发挥作用

广东青年作家的迅速崛起，得益于多年来广东对培养青年文学人才的高度重视。据张培忠介绍，近年来，广东作协始终把团结引领、发现培养、服务提高青年作家、青年批评家、青年文学工作者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，实施了青年作家（包括青年批评家、青年文学工作者）培根铸魂工程、青年作家英才培育工程、青年作家精品创作工程、青年文学传播工程等，广东作协139个重点扶持项目中，青年作家的项目达16个，惠及77人次，尤其重视对青年批评家的重点扶持。

据统计，近年来，全省用于扶持、奖励青年作家创作资金达1534

万元，“文学粤军”青年方阵势头迅猛，成果丰硕。海崖、蔡东、葛亮、冯娜、陈崇正、齐佩甲、风晓樱、刘洋、陈培浩等一批青年作家、青年评论家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，在第十一届广东鲁迅文学艺术奖（文学类）30部作品中，有11位青年作家、评论家获奖，占36.7%。

图书出版和期刊发表是培养青年文学力量的有效路径。近年来，以花城出版社、《花城》杂志、《作品》杂志为代表的平台在发现、扶持青年作家方面，不断拓宽思路，以更大力度、更多方式推荐文学新力量。

广东媒体在发现、培养青年文学人才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其中《羊城晚报》依托粤派批评工作室平台，聚拢本土优秀作家资源，广泛团结青年评论家力量，2024年举行了首届“粤派评论·锐评家”论坛——广州文学与文学广州”活动，现场聘任首批六位羊城晚报“粤派评论”锐评家。为放大青年作家传播声量，《羊城晚报》精心策划摄制“粤派评论·现场”访谈节目《到灯塔去》，关注年轻写作者，聚焦索耳、梁宝星、宥予、巫宏振等4位青年写作者，展现奋斗在大湾区的年轻人扎根生活、热爱文学、奋力创作的朴实面貌和精彩故事，引发强烈共鸣。

多方平台合作和系列推介举措，切实发挥了有效的创作引导作用，全省作家近年来共创作出版文学作品2530多部，其中青年作家创作540部，约占总数的21.3%。

历遭贬谪的苏轼，豪放如李白，尽管做官几乎是他们的毕生功业所求，但是，一旦作起诗来，文人气便显露出来

在诗歌里找到“我”与界限的距离

□田 泊

起一段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想我不着急。”“着急”已经是当下的当代病，快节奏的社会发展速度，让人们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人生的每一段岁月都有了预判的能力，也便有了对“终极”的虚无的焦虑。人们在急促地奔向终点，这种焦虑本质上是对“时间”的不信任，“不着急”则是在洞察了“时间”的虚妄之后的一种安置，这是对自由的“主动的选择”——“我就忠诚于我的时间吧”。这是明智的选择。

在《敬往不咎》这一系列中，王瑛对诸多人事观念做了诗意的探索，对于岁月中那些“计算”给予原谅，对于美好则给予微笑。接纳需要大智慧，不回避生活的百般面相，坦然地安身立命。自由是“我”与界限的时空距离，王瑛在诗歌中找到了它。

对生活的爱有诸多渠道，

王瑛选择了温柔的道路。这种温柔是具体亲切的，身心合一的。在王瑛笔下，女性是美好的、灵性的，又是全面的，是力量的源泉。她写《好心肠的女人》，也写《暴脾气的女人》；写《含羞草女孩》，还写《春天温柔的女人》，女性主题的诗歌已经成了一个系列。

对世事沧桑的关切，对亲人、友谊和人世生活的爱，也是《山有木兮》贯穿始终的主题。作为持有边缘化自主写作观念的实践者，王瑛的诗歌抒写很少受外在潮流的影响，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诗歌写作技艺与主题的统一。因此，具象化的写作就成为她创作的基本面相，呈现这一表征的诗歌主题便与生活密切相关，亲人、友谊和爱情自然成为她诗歌中花团锦簇的景观。

品读 “道”是什么？道是与人身心合一、主客一体的生命情感智慧

《眷恋》中的土人情怀

□蒋述卓



什么是“和”？“和”就是尊重差异，“和”就是尊重不同，“和”就是尊重个性，“和”就是自由而不妨碍他人，“和”是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，相互促进，共生共荣。“和”是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核心价值。

恩铭的散文，无论是叙事散文，还是抒情散文，甚至政论散文，都充溢着“和”的文化精神，比如《村之恋》的一组散文，对池塘、小河的眷恋何尝不是对自然的“和”？对小村人的眷恋，何尝不是对人的“和”？描写宠物的《豆豆》《壮壮》《妙妙》等，传承了儒家“民胞物与”的情怀，又何尝不是“和”的精神呢？

散文不是小说，散文虽然也是创作，但不是虚构，不是杜撰。四十年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见诸笔端，重现了恩铭的心历和经历，表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的丰富多彩的风俗、风景、风向、风尚，寄寓着他过往的回望和凝视，对现实的驻足和沉思，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。

恩铭的散文坚守了原始儒家“辞达而已矣”的古老传统。他的散文作品，不追求华丽，不追求绚丽，追求简洁、简练、洗练。《村之恋》唤醒了几代人对那个年代的记忆，笔触仿佛黑白照片，也仿佛水墨乡村，质朴地展示那个时代。有时似素描，有时似水粉，有时似油画，有时似长卷，有时又

佛组画般绚烂，洋溢着清新脱俗的生命力。

“文以明道”和“文以载道”是儒家文艺美学的核心追求。恩铭也是知名教育家，近年来专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相关性研究，他在散文中传承、传递、传播“道”，是责任也是使命。

“道”是什么？道是与人身心合一、主客一体的生命情感智慧，与人的生命和灵魂须臾不可分离，可以分离的是知识，融为一体的是“道”。人作为道的本体，“道”始终存在于自己的身心。恩铭所传承所传递的“道”，熔铸进灵魂，融进生命，见诸文章而直击读者灵魂，达到“明道”和“传道”的目的。

《映山红》启发我们思考数十年来语文教学走偏道路的尴尬，《慈母》启发我们思考母亲决定家族兴衰的传统命题，《棋之恋》告诉我们可用围棋去冲淡新生代日益严重的手游、电游、网游之风，《远行》让我们不由自主随着作者一起思考中国教育和社会风行流光，甚至会随着作者一起思考中国教育未来路在何方。而《儒之恋》的四篇散文，作者颠覆汉宋儒学的勇气让我们感到震撼。

散文集《眷恋》寄寓着浓厚的

传统土人情怀，圆融浑厚，温和

真诚信实，文字质朴洗练，充

满张力，值得阅读，值得期待。



在古老的中国诗歌传统中，既包括民歌、庙堂之音，也包括文人诗，而且，从文化承当来看，文人诗歌才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。此处我称之为文人诗歌，指的是创作主体的身份是文人。历遭贬谪的苏轼，豪放如李白，尽管做官几乎是他们的毕生功业所求，但是，一旦作起诗来，文人气便显露出来——这是贯穿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一条隐匿的溪流，在这条溪流中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，对美的追求、对世事沧桑的关切，对人世生活的热爱。王瑛的诗集《山有木兮》就继承和展示了这样一个文人诗歌传统。

王瑛在诗集中的《敬往不咎》系列开篇写到春天的一场暴雨，暴雨之后“我再次阅读了《庄子》”，她另